

清镇县志稿
(点校本)
清镇市史志办公室

内资审字第 1027 号

兴顺印刷厂 印

787 × 1092 16 开本 印张 21

30 千字 附图 6 页

2002 年 6 月印

印数 1 - 500 册

点 校：刘善伦

张德枢

苟朝忠

陈守宽

校 对：吴道兴

张明权

丁正屏

前 言

民国《清镇县志稿》从提议创修到总纂成书，历时二十二年。民国十五年，县长周少帆提议创修县志，民国十九年，县长赵体全再次提议创修，均因经费无着未行动。民国二十三年，县长方中始设修志局，龙在深为局长，杨筱培任总纂，黄绍光、刘少山、李卫卿、彭镜清、侯伯盟作协纂，拟定纲目，收集资料，写出分纂稿。二十五年，县长李大光补充资料，执笔总纂，后因调离清镇，未遂心愿。民国三十五年一月，县参议会决定请清镇腊腮人，前清举人，时年七十四岁的刘宝章担任主编。民国三十六年，刘宝章在初稿基础上，“风雨晨夕，一编独对”，历时数月，总纂成书。民国三十七年九月审定付印，全书四册十二卷，铅印，大三十二开线装本，约二十八万字。

方志，历来是“资料的宝库”，是“博物之书”。是一代一方智慧的结晶，是一世一代盛衰的写照，是鉴古知今，彰往昭来的存史篇章。民国《清镇县志稿》引用古典文献较多，资料丰富，对各方面都有广泛的参考价值，是前人为清镇留下的宝贵的文化遗产。但由于用字均属繁体，未标点断句，且为竖排，阅读、使用不便，加之印数少，现仅存数套，难以满足广大干部、群众阅读参考的需要，因而点校重印非常必要。

为了充分发挥地方志“存史、资政、育人”和“服务当代，利在千秋”的功能，2001年，市史志办初拟了整理民国《清镇县志稿》的计划，提交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讨论，决定整理、点校和重印民国《清镇县志稿》。2001年11月至2002年6月，点校工作结束，并审定付印。

民国《清镇县志稿》的点校重印，是在市委、市政府的领导下进行的。市委常委会专门听取点校工作情况汇报，市委书记王学军、市长夏钢、副书记高兴亮等对点校工作作了专门的指示。点校重印民国《清镇县志稿》，目的在于扩大志书的利用范围，发挥志书资政育人的作用，使清镇人认识清镇的昨天，研究清镇的今天，展望清镇的明天。民国《清镇县志稿》毕竟是一部旧志，在资料选

择、编纂体例、文字叙述等方面，都有其时代的局限性。如在内容上，重于称颂统治阶级，偏于庙宇、乡贤、烈女，蔑视人民革命和少数民族，略述工农业生产，忽视经济发展等。对此，我们虽不能用今天的观点苛求前人，但是，我们在阅读时，必须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，去加以鉴别和思考，使旧志资料更好地为现实服务。

本志点校和整理，由于时间短，人力和水平有限，加之资料缺乏，错漏之处在所难免，敬请读者指正。

清镇市史志办公室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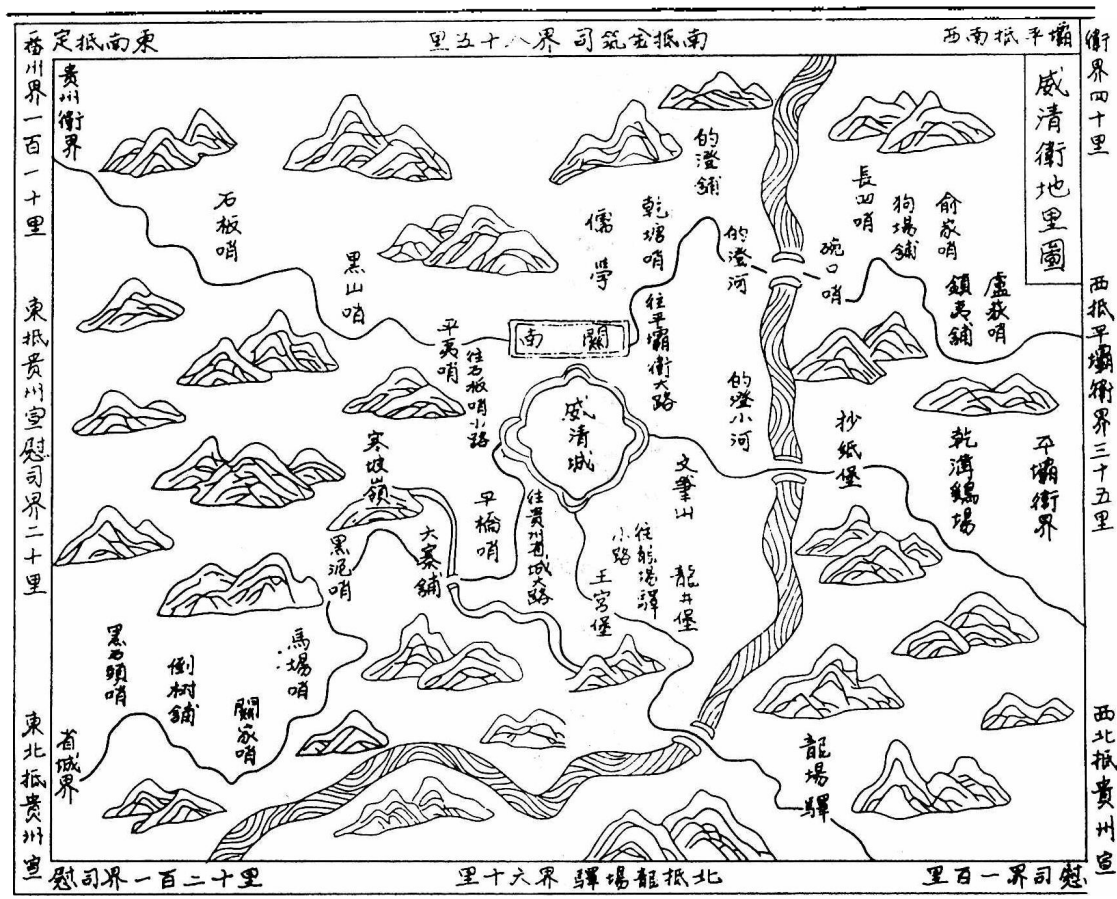
2002年6月10日

清鎮縣志稿

谷正倫題

(原书封面题字)

明万历《黔记》威清卫地图



清鎮縣輿圖

東北至黃
龍縣界二
十里

正東至黃
龍縣界三
十五里

東南至鎮
寧州界三
十里

正北至黃
龍縣界二
十五里

正南至安
順縣界三
十里

西北至修
文縣界四
十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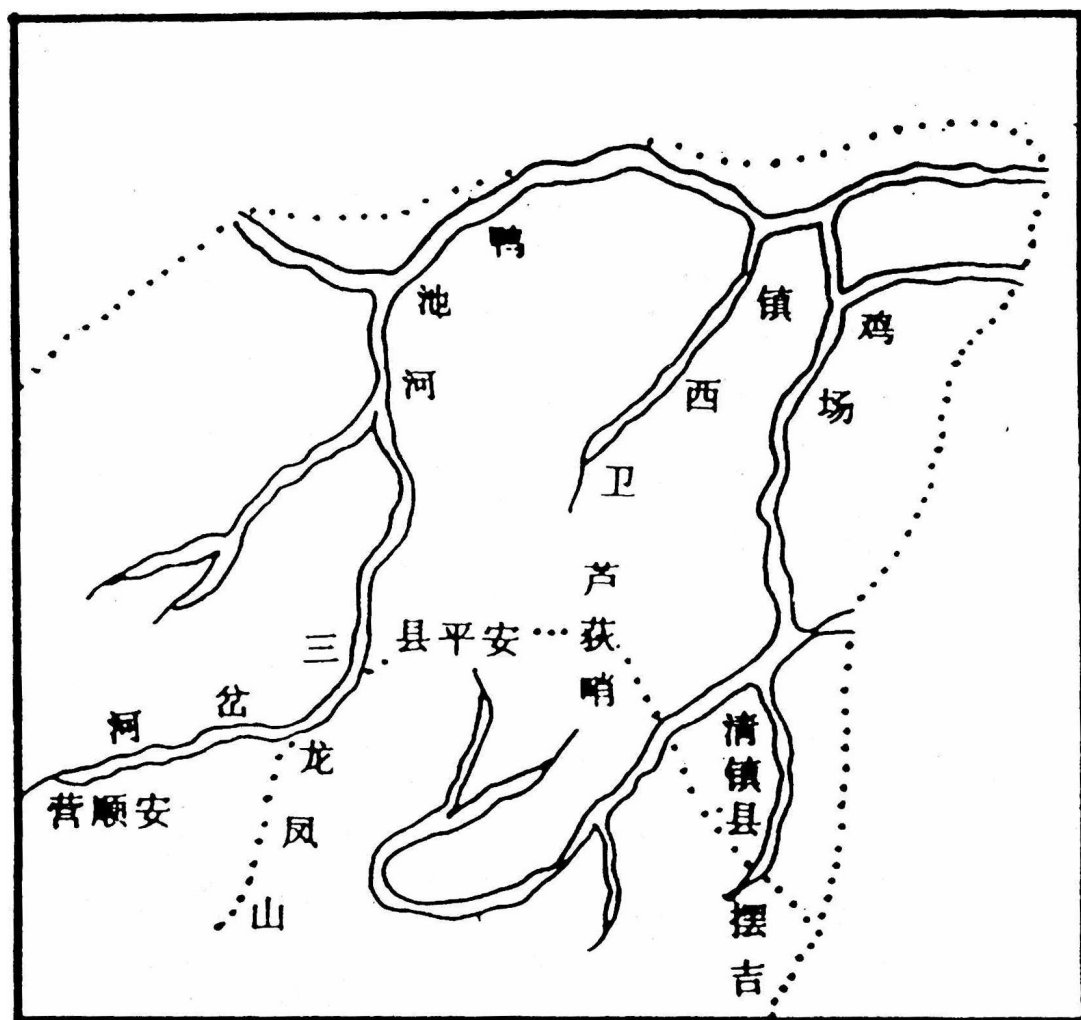
正西至鎮
寧州界一
百五十里

府城西南至大
定府平遠
州界八十
五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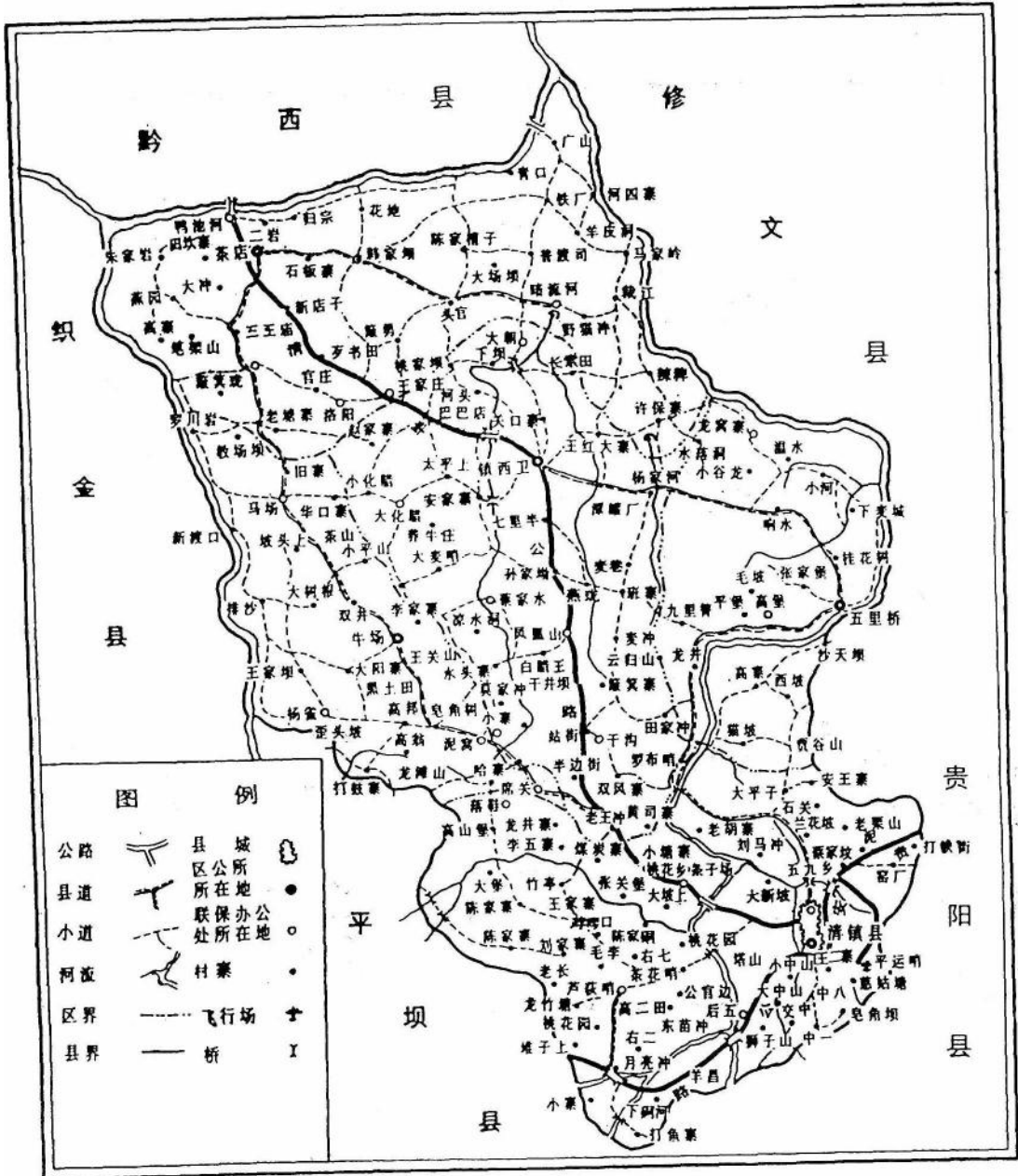


清咸丰 《安順府志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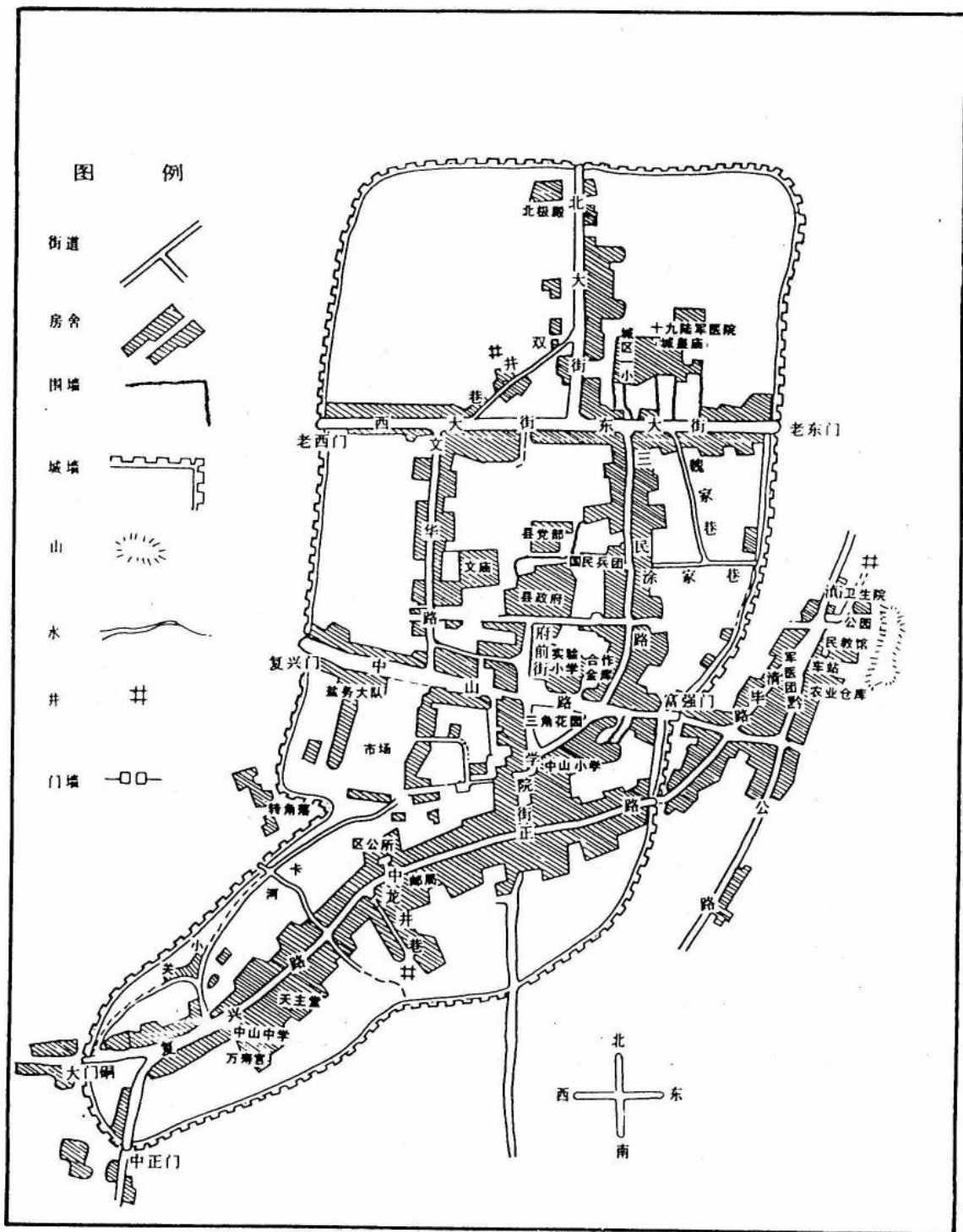
清代清镇地理位置图



中华民国二十九年清镇县行政区域图



民国三十年清镇县城市街图



清镇县志稿卷首

序 一

于建国正殷（殷，急迫貌）之际，以求百废具兴，必先端乎文字之纪叙，而溯源于所由繁衍，以期弘敷（大力敷扬）一县成规也。清镇为县，民国以前，受安顺府辖，隶贵州行省。道光《安顺府志》具著其详。贵州一省，近时趋势，隐然绾毂（wǎn gǔ，控制）于全国西南。清镇县城之距省会仅六十华里而弱。自省会西出，以达昆明之公路，首经县治。瀛海（即大海）内外强大诸邦发展，益新各式各型之交通用车，县人无不因睹而深羨于心。其激发于建国情绪，以期人尽其能，时不少废者，有由来矣。

夫志之兴也，原本周官。四百年前诸行省之通志，诸府厅州县名山大泽之各有其志，于以大启风规（大力启动了这种风度品格）。由是以还，治国闻以严方志者，代有其人。惜自道光以后，乱源既滋。清镇更是迭陷迭复。城郭丘墟，人民离散，犹可追述。溯贵州一省，痛经二余年之撙（zhǐ）持（支持、支撑），稍见宁静。又因循三十余年，清之统治，卒焉瓦解。革命勃兴，民国肇造（开创建），仍不免于频频内讧。军旅繁兴，所过凋残。清镇之罹（lì，遭于）灾祸，亦非浅鲜。于斯时也，治国闻以严方志之士，所在亦何尝无人！第（但是）不得搜采之供，又焉能易于集事？

民国二十三年春，中奉檄承乏县政。受事伊始，适盗贼潜滋（隐然滋生），征权繁扰，边区人民，亦有迁附邻县以图自全者。又值政府锐意建设，于清毕公路及平远哨飞行场之促修，限期綦（qí，极、甚）严。乃一面策划剿抚，平靖萑苻（huán fú，盗贼出没的地方），剔除烦苛，招徕迁徙，一面宣扬政令，开诚喻导，征集民工，从事修筑。赖地方士民洞悉大义，群起迈进，于交通上、国防上之巨大工程，幸获依限完成。其谋振兴教育，发展实业，猥（谦词，作害怕解）以菲材，不过粗具雏形已也。县人有学优识卓、因公而履府者，或相与言及县志之当修

辑。历加咨询，金（都，皆）同斯意。于是筹划经费，采集故实，开局于孔庙中，延县人龙君灵夫长局务，更聘县人杨君筱培任总纂，黄君肇光任协纂，一秉内政部颁行方志要旨，提纲晰目，循次编述。方且别措宏资，力图精印，而共产党军溃出江西，窜扰湘桂，以达黔境之风声传来，中又得檄调长平坝，遂未目睹竣功。今年春，灵夫当选县参议长席，乃谋完成斯志。知中久已息影，寄居习安，函嘱为序，以明起迄，其敢以不文辞？且深喜清镇之志之终告厥成（犹“其成”），乃于建国正殷之际，著见文字记叙之精神。则待举之百端，尤有所凭于斯志也。

时在中华民国三十七年七月 华阳方中谨序

序 二

抗倭胜利后二年，兹奉命宰清镇。甫下车，即闻县参议会龙议长灵夫言及本县志书，自民二十三方前县长荫午任内创始，中经邑之宿学杨筱培、黄肇光、刘少山、侯伯盟、彭鉴冰、李卫卿诸先生创编初稿，客籍名士倪君受民、陈君耀阶先后修饰润色，复经绅耆（shēn qí，旧称地方上的绅士和年老有声望的人）高美南先生一意督促，不遗余力，虽任劳任怨，各具苦心，而世变沧桑，波折叠起，寒暑数十异，迄未成书。差幸（比较上感到幸运）各稿均存，斑斑可考。且灵夫先生始终董其事，初心未懈，志在必成。所难者老成凋谢，整理乏人，且拙于费耳。居无何（正处于没办法的情况），适闻邑之硕彦（才智杰出的学者）刘心存先生，自滇游宦归来，林园息影，乃敦请来城审阅全稿，删繁就简，汇编成帙。复邀集原创编人之硕果仅存者杨筱培、刘少山两先生及邑中贤达，开会审查。兹与其盛，得闻其编辑始末，并阅所编凡例。中有是编重在事实，不尚摭博，俾初中以上学生，得为课外之乡邦历史、地理、嘉言懿行等读物一例，足见其匠心独具，语重心长，匪特（即不但）集全邑过去文物典章之大成，且实有裨于今后之社会教育也。今将付梓，问序于兹，未敢以不文辞。且幸承乏是邦，及其任得观其成，鼓舞之余，因缀数语，以志颠末云。

大中华民国三十七年首夏资阳卢爱兹氏 敬撰

序 三

《周礼》外史掌四方之志，是志乘之纂辑，不但邦国为然也，虽一郡一县之，所不废焉。在昔郡县之志，为世称道者，宋有临安吴郡，明有朝邑武功。降近代，如洪北江之志涇县，戴东原之志汾州，章宾斋之志天门，王湘绮之志湘皆可喜亦可观。而吾黔《遵义县志》，撰自郑子尹、莫子偲两征君。文辞尔考据淹通（博洽而通大），尤为吾黔生色。志乘关于文献之存亡，不其重欤？镇向称剧县（大县），辖境与贵阳接壤，山川秀丽，代有闻人。顾自有明数百年来，县志犹付缺如。虽《贵州通志》、《安顺府志》，间有搜求，而挂一漏万，语焉弗详。

民国二十二年，都人士杨筱培、刘少山、龙灵夫、高美南诸先生，慨杞宋之无征，恐邾邾之就下（杞、宋、邾、邾，均古时小国。这两句话的意思是：感叹杞、宋文献不足，害怕清镇象邾、邾一样成就不大），爰（yuán，于是）与方前县长荫午，一再筹商，设局创修县志。中经沧桑变迁，时局蜩螗（tiáo táng，纷扰不宁的意思），以致旋作旋辍，杀青（书稿写定）无日。民国三十五年春，灵夫先生膺选（当选）县参议会议长，提案重行整理。适刘心存先生解组归来，续任主编，清镇县志由是乃底（通抵）于成，遂议梨枣（书版的代称），谋公诸世。溯自设局创始以迄于今，历时已逾一纪矣，盖成功若斯之难也。

民国三十七年六月，余奉命承乏斯邑。下车伊始，灵夫先生以县志行将出版，索余弁言。余窃维志乘之修，备详乡土史地。尝观欧美乡土教育发达之邦，其编辑乡土教材，莫不置重于乡土史地之甄采（选取采用）。盖不如此不足以养成学子爱护桑梓观念，而为培育爱护国家民族情感之根苗，其关系固綦重也。是编主旨，重在事实，不尚繁博，俾便初中以上学生，得为课外乡土史地之参考，其用意与欧美各邦之重视乡土教育者，洵（实在）不谋而合。余幸躬与其盛，且深佩诸君子之热心毅力及屡蹶屡振之伟大精神，终战胜环境困难，而蔚成兹洋洋大观。推此志也，与之创建凡百事业无不可也。

中华民国三十七年七月 贵阳胡搏九敬序

刍言四

刘 闾

修志难。志而创修尤难。创修而一无所本（见于《安顺府志》者，略而不详。年虽经省志局文索，大半敷衍塞责，且副本亦不存在。前辈熊公人惠，同年张君绍銓闻，究心于此，歿后稿无一存，惜哉！）。以五百年后之人，而追述五百年前之事，尤难又难。将畏其难而不修乎？抑俟之后贤而始修乎？我以为难，人孰不以为难？今日以为难，而俟之异日，异日俟异日，吾恐更有难于今日者矣！然则必如何后可？曰：“勉为其难”。难于今日，必不难于异日也。雏形已具，谓之曰“初稿”，不谓之为“志”可也。稿可一再易也，志则不可易也。事之实与不实，传说之有无谬误，既非一人所得知，尤非采访所能尽。挂一漏万，固所难免。入主出奴，更所难免。惟就采访之所得，尽吾咨访所得闻于地方父老人士者，而一一记载之。实与不实，披露而俟之公论。删则删，补则补，一而再，再而三，经几度之修饰润色，或者可望成书。今犹未也。方公荫午之提倡，李公大光之继续，不才两与其事，心知其难，而不敢畏难。乡居十年，复搜求多种参考，愈觉难之又难。虽云草创，未可率易为之也。今请得而贡献一言曰：历来鲜有完全无疵之志书，亦鲜有不招人评议之志书。惟有本章氏实斋之论列，远宗郑、莫《遵义府志》，近宗王氏《湘潭县志》，以作模范，庶少讥弹。井蛙之见，如斯而已。嗟乎！孔子之圣，不能凭空而作《春秋》；司马之才，不能无本而作《史记》。矧（shěn，况）以不学之身，而任锄荒之事，早知有所不能矣。漆雕开曰：吾斯之未能信，为习《尚书》言也。吾于修志亦云。兹闻其行将出版也，因赘（zhuì，多余的、无用的）以言。